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一

宋

徽宗皇帝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明年始復寺院額及僧號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李善慶

渤海人

及索都

完顏部人按索都舊作

散覲今改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後仿此

是時天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自當仍從續綱目原文至靖康以後稱庭稱臣幾與石晉事遼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豈可復拘內外之說則

宋在所應貶改書正所以
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
其統也

宋與遼和好已久無端而
敗盟窺隙其設心已不可
對人況遼之傾覆由于政
治廢弛士卒解體徽宗不
于此覘之而輕信謠言安

蔡京等諭以來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

同趙有開遼人降王瓌師中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

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曾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

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

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阜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

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旦夕引之視其用兵

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

不樂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徙居之口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于

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

幸其上有公國之相竊以歸坤亦未矣若云相果可憑則五國播遷豈無先幾之見是時宋之國事日非徽宗終不返而自斃

占城入貢

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于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必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味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至是封為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交趾均矣

三月以馬熙載

字彥為衢州西安人

為中書侍郎范致虛

注見前

張邦

昌

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

為尚書左右丞

致虛自右丞進左丞半歲以母喪去位

事在八月

後年餘起

知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圖燕致虛謂邊釁一開

必有意外之患宰相惡其懷異復聽終喪

考宋史致虛明伐燕之議

在起知大名時續綱目敘于母喪去位之前非是今據致虛本傳改輯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

在震武城北

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至

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

舊作察哥今改

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

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

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

方輿紀要作湟

部為一負擔軍

夏制負擔一人為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

斬首而去貫隱

其敗以捷聞

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戍于占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

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在南朝病鬼乃自引去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龍水神物變化屈伸從來
皆得自由若爲大而洞於
市肆至人將取食而不能
騰擊而去所謂昭昭之靈
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爲
害水潦之災或會逢其適
耳此與洛陽黑眚及女子
生髯皆不足盡信夫以高
宗昏亂卽無災異亦必亡
國作史者固未運日替遂
據一時訛言以爲五行災
異之徵亦好奇而不知失
之誣矣

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大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

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

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字欽叟錢塘人決

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言國家都汴百

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

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

患爲憂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監南劍

州沙縣稅務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爲太傅

關右旣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

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

遼遣使冊金主爲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

遼遣耶律訥格

舊作奴哥今改

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

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

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

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旣而訥格復至金金使

呼塔噶

舊作胡突哀今改後仿此

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

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册用漢

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凌噶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固新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固新所製爲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

徽宗寵任蔡京一門竊居
華要乃全軀食鹽麪局官

勝妾亦應封號雖漢唐本
造亦未聞有此在昔蘇祖
幸補普第禮視家人當時
草昧君臣尚不妨略分且
或別寓深心後世豈可引
以爲法乃蔡京以主婦二
稚子牽衣公然見之謝
表讀主悖禮持大義者方
且非而笑之史冊乃謬爲
實事無識亦甚矣

子行皆爲大學士。倂尙帝女茂德帝姬。帝時改公主曰帝姬。家人
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恆以君臣相悅
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
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
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
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
市井淫嫖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
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
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

深納之

帝令苑囿皆仿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

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至是

張邦昌自右丞進左丞安中遂代為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

字載德南劍州人

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

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

敢言曹輔上疏切諫

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屋陌郊門極遊樂而後返臣不

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昨服之際在

于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不戒哉。

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

顧張邦昌。主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

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

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

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

言。遂編管郴州。

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祕書郎。

時浮沈州縣四十餘年。

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事。皆有惠政。

未嘗求聞

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

張翬果以方正自矢即不
當倚附權多慮其誠不田
知無難守其志何不
獲辭之有既受京招其操
持已可概見且始用諛詞
以聳聽繼相傾倒以辭文
更難言人羣不亂矣至其
所慷慨而談仍不過空言
無補薦三楊時豈遂足療
其楊炎之辱乎

先生至是福州進士張翬

字柔直侯官人

方到部蔡京延訓其

子弟

京求善訓子弟者或薦翬翬辭不獲乃卽館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翬曰天下被而翁

破壞至此且夕賊發必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乃可

逃死爾諸生大驚亟以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

卽見翬深與傾倒

翬慨謂京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宜亟引

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

列內外以分理庶務庶幾猶可及耳京叩其所知遂以

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

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庚子

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

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

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眾怨始不樂而靈素愈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白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中書舍人吳時因進

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木乾渝之必速亂王黼斥爲腐儒時遂求去又有安堯臣者上書曰燕雲之役興則邊費遂開臣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蓄銳伺閒以逞其欲此臣所

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欲授以官。然竟為羣姦所沮。吳時字仲道。邛州人。安堯臣。惇族了。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主不許。

先是遼遣蕭錫里

舊作習泥烈。今改。

持冊藁如金。金遣烏凌噶

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

號同。遣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

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

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格爾

舊作斜葛。今改。

後仿此。

留兵一千鎮守。多昂摩

金主異母弟。按多昂摩舊作闇母。今改。後仿此。

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

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瑚圖哩巴山

金史

地理志撫州有瑚圖哩巴山撫州地在今蘇尼特按瑚圖哩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後仿此

聞金

舉兵命耶律博碩布

舊作白斯不今改

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

五月金主進攻且謂錫里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

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多昂摩

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畱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

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旣與

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

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

宋政壞千門戶京攸至父子爲仇敵則倫理絕矣遽起而握手診視卽強坐其父以體有不適攸之惡幾與烏菴等尚得齒于人類

平終見之臂而奪之食已
為悖德攸乃以疾罷其
則亦孰不可忍徽宗厭薄
蔡京而任其子相傾軋既
昧移孝作忠之義且視綱
常漸滅而不知維持尚何
以為國乎

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
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
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爾閱
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續綱目系于八月今依宋

史及東都
事略改書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

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

遼史地理志以燕分野為析木之津故名

金主許之

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

亦曰千里松林在今克什克騰西南遼史地理志上趨
京臨潢府有平地松林克什克騰遼臨潢府地也

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員勒偕良

禦邊而謀及歲幣已屬操縱由人無能可恥但遼宋

自瀟淵講好以後歲幣交納百有餘年未間以五十

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乏而燕事既起杜斂繁興計口

山算之六千二百萬免大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

萬孰多孰少乎又況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謂五十

萬者仍在復益以代稅一百萬諸厭多費而費轉多

是失算之中更為失算而危亡之患即因之以興竊

時君若臣尚自謂為得計

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

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

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時貫與蔡京力主燕

議熙河鈴轄趙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

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

釁萬死不足塞責貫不悅鄭居中亦謂蔡京曰公為大

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

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西

域一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為多乎使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祥符人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

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